

春秋經傳集解

五





春秋經傳集解

襄公

昭公

卷十五

之二十二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會之故曰

加切莊○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

目切又彼力切本或作逼然音云○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

伐宋○晉師伐秦荀營不書○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戊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

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不叙諸侯復扶又切○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丑齊高

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

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晉荀偃士

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荀營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

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偃陽

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耶人統挾之以出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統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

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言統多力挾舉縣門出在內者縣音玄

又古穴切如字一音尺遂切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音魯音斯徐左執

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對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

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偃陽人縣

音佩





勇者音謀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嘉其

徐養步音謀又切時掌切息暫切又如字扶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其

斷布以示勇徒諸侯之師父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

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夕雨從丙寅至庚請班師班還

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白之問曰女成

三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封向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

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白余羸老也可重

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

之五月庚寅日四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

切甲午滅之日八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與

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

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若惠賜臣是臣與諸侯以

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于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

請以桑林桑林躬天荀罃辭辭諱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

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

樂別祭羣公則用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舞師題以

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

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起呂切著桑林見崇見於卜兆

切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

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侯有間間疾

賣初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偃陽姑

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

族賢者令居霍奉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師歸孟獻子

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力呈切下今在勸令回師歸孟獻子

以秦董父為右嘉其生秦丕茲事仲尼高二父以力相尚子事

仲尼以德相高釋文秦



不茲一本作秦不茲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音斯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在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

皮音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

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 孫文子

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非北辭直救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

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

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父子也息浪切 ○秋七月楚

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而不書其義末聞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

之蕭宋邑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競爭競也爭鬪之爭下有之爭同 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謂天王 有災其執政之三

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少詩照切音壬 ○莒人間

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間 ○諸侯伐鄭齊崔

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夫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倬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

故傳從而釋 已酉師于牛首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

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 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四子駟抑尉

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 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 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使四族田洫况域

切音者或丁古切 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

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亂黨許其切本亦作熙音怡 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 子國為司

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

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宮殺子駟子國子

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

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子西聞

盜不做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音景戶雅切 尸而追盜先臨尸盜入於北

乃且切昌慮切 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 子西聞



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中

庀羣司具衆官也閉府庫慎閉藏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

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帥國

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堵女父司臣尉翮

司齊奔宋尉翮尉止子師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

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大夫諸司門

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

不亦難乎治直吏切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

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

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

後定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

制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

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

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

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欒黶曰逃

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

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言有成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

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欒黶欲伐

鄭師伐涉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

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

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以必克一還也下未諸侯之

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以楚人亦還鄭服王叔陳生與伯輿

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

本又作與音同

致怨以

致怨以

致怨以

致怨以

致怨以



王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

河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直爭曲王叔之宰宰家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坐獄於王庭命婦不躬坐獄訟

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箕門閨竇之人而皆陵

其上其難為上矣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音必音圭本

亦作圭音豆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

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

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音恭

用切又如字音息營切字林許營切音毛音為于偽切音恭

曰世世無失職若箕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

賤河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音音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

與之盟邪底至也音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

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宜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使

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契要之辭王叔

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叔代王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月卜

郊不從乃不郊無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

光至復在莒于之先故音音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

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音音公至自伐鄭無楚子鄭伯伐宋

伯小邾子伐鄭晉侯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公至自會無

以會至者觀兵音音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軒子伯冬

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

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



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賦征

中軍因以改作音庚稅也三家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

之家屬舒銳切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

氏將復變易故乃盟諸僖閔僖官之門盟之復扶又切魯國東南以揭橋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如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

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季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

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

三家盟誑之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近

也音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

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晉也子展

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

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使守疆場之史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

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夏

鄭子展侵宋欲以政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首上其莫晉荀榮至

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杜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

西濟于濟隧陵縣西有瑣侯亭遺素果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西濟于濟隧

禮切音遂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

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諸侯道敞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

所角切音皮



母壻利專山川之利母保姦藏罪母留慝速夫惡救

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弊王室或問茲命司

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間廟之羣神羣祀祀者先

王先公始封君因音秦凡大祖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

姓十二國之祖十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

或音祀音王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

國家踣也又作甲必兩切婢世切楚子囊乞旅于秦

於秦師旅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

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

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臬如楚告將服于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

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非使人

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

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臬為介故不書勅略切

攝如字又之涉切音界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

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

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史失之庚辰救鄭囚皆禮而歸之

納斥候不相備也徐徐夜切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于諸侯叔肝告

諸侯亦使叔鄭因音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

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

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

惺觸蠲皆樂師名音苦廣車軫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軾車

四切古玄切又音圭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歌鍾

淳耦也古曠切徒温切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歌鍾

述倫切徐又之倫切樂繩證切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

二肆肆列也鍾十六為一肆及其鑄磬鐘磬皆樂女樂二

八十六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赦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

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諸

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棟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

戲十年會相又伐鄭戊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



請與子樂之共此樂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

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

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夫樂以安

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仁以厲

之俗屬風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

非但書曰居安思危書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

日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河

鄭南服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

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庶長鮑庶長

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

此放與鮑交代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

晉取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樂力的切徐失灼切湯以鼓切

經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

來聘。秋九月兵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冬楚公子貞

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

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秋吳

子壽夢卒壽夢吳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

廟力蔭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

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昨祭臨

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

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祖以下乃禮高

於周公之廟音刑將丈切案富辰所稱邢在蔣下今傳

於周公之廟音刑將丈切案富辰所稱邢在蔣下今傳



在凡上未如何者為是○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

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師唯陽縣

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相子相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

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

如字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

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

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戶雅切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魴士

聘在此年夏嫌君○秦嬴歸于楚秦嬴公嬴為楚共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夫人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

又音剛○音甫以豉切○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

盟于○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勲勞於策也

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

也相卜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

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夏邾亂

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音拾

分為三志力各異一部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凡

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

難重雖邑亦曰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荀罃士魴卒晉侯蒐

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師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使士匄將

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

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請從伯游

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匄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

使欒黶以武位甲故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

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軍魏

絳佐之歷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

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音



子忽切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

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

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

書曰一人有慶非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

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

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

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尚能者在下位則貴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

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

萬切又如字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

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

必由之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

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以辱社稷為大夫憂

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

寔安之事寔厚也安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

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

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

庚以師繼之子庚楚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

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

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

吳為不弔不用天道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

相弔恤



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於是將

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一

年楚人執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

之至今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不習則

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釋文不習則增絕今楚實不競

行人何罪不能脩德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良卿謂使睦而疾楚

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釋使歸

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怨其君以疾其大夫

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

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

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俾成霸功也吳來在向 ○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薄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

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齊宋大夫不 ○已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奔逐衛

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

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謀為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

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徐莫侯切又

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范宣子親

數諸朝行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乃祖吾離被苫蓋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也蒙冒

蓋苦之音百 ○古華切 ○徒門切 ○音皇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也蒙冒

蓋苦之音百 ○古華切 ○徒門切 ○音皇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也蒙冒



莫報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

為剖切音安下同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

復得與會事起吉切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

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

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母是翦棄翦削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

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

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於

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十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拮之拮其足也

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

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以從執政猶敵志

也意常如設豈敢離場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

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執幣不通言語不達何

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曹門也宣子辭焉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宣子辭焉

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於是子叔齊

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

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介音界使所更切○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

除喪七月既葬而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將立

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義嗣適子故曰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

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



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叔向

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

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

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鄭

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楸林楸林秦地也位逼

勸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馬

首是瞻言進退藥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之歸藥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藥廩下軍

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藥鉞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藥鉞藥廩弟也二位謂

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士藥廩謂士句曰余

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

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藥廩休修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

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向

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情書於伐秦攝也從鄭子蟜

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藥氏乎秦

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藥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

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

甘棠況其子乎武子藥書廩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

上照切藥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設矣而廩之怨

實章將於是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

十一年



晉滅欒氏張本施如字○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成二  
又始政切○干偽切命服朝服待日盱不召盱曼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子微共

從之從公於囿射食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使孫蒯文子之子公飲

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卜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  
樂大夫於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大師辭師曹

請為之辭以焉不可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  
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  
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祭於戚戚政切○而入見蘧伯玉曰

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環蘧  
服切○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  
地居表切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如鄆鄆音綰使子

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  
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野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初

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  
差為孫氏逐公佗何公孫丁御公為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

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食亦切下及注  
切音佩射兩鞫而還鞫車鞫卷者○其俱切徐古且切說文

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  
音權又起權切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學故言遠

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及竟公使祝宗告云且告無罪告宗定姜

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有罪若何告無舍  
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



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

云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

本或作弔于衛侯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

事執事備曰有君不弔弔恤有臣不敏敏達君不赦宥臣亦不

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

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

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

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

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

悅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

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

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

臧紇與之言道理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

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歸自

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

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瑩之長

軍無帥故舍之裴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瑩士魴卒其子皆幼未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

云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

本或作弔于衛侯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

事執事備曰有君不弔弔恤有臣不敏敏達君不赦宥臣亦不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  
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也如字徐音  
切徒丁切又音挺本又作電起呂切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

之賞謂宣揚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  
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謂

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庶  
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謗謗音預商旅于市陳貨物以

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  
路適在由切徐又在幽切又子由切待洛切徇似俊切力

切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

上肆放肆放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  
或作縱○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  
舟之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

以能而使之傳稱謚舉其終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  
周室師保萬民世胄大師以表東海胄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

故切王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本報也如字服今余命女環  
環齊靈公名也音汝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

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



逐君當討否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

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仲虺

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

三甫切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旌王

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宜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

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變公子儀因築城為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

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劉萊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

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

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見孟獻子

尤其室尤責日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

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

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楚公子

午為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為右尹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

皮又皮買切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從子

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音託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

之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覿心無覿覿以求幸

羊



朱切徐音詩云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實置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偏於列位是后妃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偏於列位是后妃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

是以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甸

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

舉也任音士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鄭

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以馬四十

乘百六十四匹與師茂師慧樂師也茂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

馬公孫黑子哲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翻司齊與之良司臣

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

人醢之三人也尉翻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

朝也息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

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乘

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

魯於是乎城成郭郭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使告于晉

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

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

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

王者曰以示玉人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

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納此以請死

也請免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富而後使復其

所賣玉○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猪女父

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音者狗本或作苟七注切

春秋左氏傳卷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

故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晉人執莒

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

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音。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為傅所

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虞丘書為

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丞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丞冬祭

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

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晉將為魯討之

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徐力私切。且曰通齊楚之使

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

歸諸侯唯以其師計。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行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



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邶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

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

伯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

晉荀偃藥麇師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在晉師獨進揚梁役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阪在汝水之北

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孟孺子速徼

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獻要也○齊侯曰是好

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人曰以寡人之未禘祀

與民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如字比執事之間恐無

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

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

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并縣東南有桃○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冬邾人

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司徒印陳大夫卑

衛孫蒯田于曹隧蒯苦怪切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

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

○衛孫蒯田于曹隧蒯苦怪切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

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

○衛孫蒯田于曹隧蒯苦怪切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



呼豆切馬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是之不憂而

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曹人愬于晉明

傳晉人執石買○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秋齊侯

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耶叔紇臧

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

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齊師去之紇故齊人

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

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

傷而死言使賤人來言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

傷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宋華

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曰

界余而大璧界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

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

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騁

路惡鳥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瘠狗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

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徐居世○宋皇

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自哲而居近澤門○鳥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朴朴

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

濕寒暑闔謂門戶開塞行下孟切○今君為一臺而不速

成何以為役役事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

區區而有

區區而有

區區而有

區區而有

區區而有



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誘。齊晏相子

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縵斬斬不緝也。縵縵在宵前麤三升布。縵縵本又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枝菅屨草履苴

苴苴竹也。菅菅古切。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

非喪服正文鬻之六切又羊六切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廬廬切

倚倚切廬倚東牆而為之故曰倚廬。苦苦傷廉切編草也。枕枕切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

練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解解音蟹曰唯卿為大夫以斤時失禮

故孫辭略答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

鄙鄙不書齊侯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四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蒯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

鄙或如字純徒溫切或。為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秋齊侯伐我北

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執。公以戈

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

其委切臯芳勇切。古古切臯古刀切。他日見諸道與之言

同巫亦夢見獻。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知

獻子有死。故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

二鼓雙玉曰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

老切又音戶。報報音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代魯殘民人

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先先悉薦切。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羞也。官官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

也羞也。官官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



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復梁之言同伐齊魯梁在十年盟曰

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

或如字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

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

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

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

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斤侯也踈建

示衆也用音尺又昌夜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

先驅與曳柴而從之塵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張旗

之聲樂齊師其道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

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

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都練切殖綽

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子姑先乎乃代之

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

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射食亦切晉州綽及之射殖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

日言必不殺女明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

具丙州綽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

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已卯荀

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乙酉魏絳藥盈以下軍克邾藥

死其子盈佐下軍平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菽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菽也雍門范

陰西有邽山邽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菽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菽也雍門范

及秦周伐雍門之菽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菽也雍門范



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孟莊子斬

其梢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梢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

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

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七

所主切闔戶臘切齊侯駕將走郵棠郵音尤大夫與郭榮

扣馬大夫光也榮齊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將退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

之大夫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

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遺政切下同音短

四維本又作維音同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

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

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

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

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

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

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

切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子孔子展子西守

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守入保守城郭子孔不

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右師城

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沙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

章延切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

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為本又作右田梅山

在蔡陽密縣東北如字徐胡猥切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



音維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

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

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

在西北歲在承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

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

多切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公至自伐齊無取邾田自漵

水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

獲二切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與魯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齊殺

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城西

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內黃縣○城武城

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督揚即祝

毒切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

魯之界也泗水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漵水止今更

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古切過魯賜之三命之

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鞶職還之賜唯

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具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

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

璧馬為鼎之先○呼罪切繩證切悉薦切又如字○魯莫公

類切荀偃瘡疽生瘍於頭瘡疽惡創瘡丁但切徐音且濟河

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

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

視不可含目開口紫視如字徐市至切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



乎懷子藥盈為于偽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續扶又切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晉藥魴

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藥魴藥氏族不書兵

政必○季武子如晉拜師齊謝計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

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臣王國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林鍾律名鐘因以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

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

下等也從大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如言時則妨民多矣

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而昭所

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郭○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

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駸皆二姬母姓因

諸子仲子戎子嬖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屬託之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補之常本間諸侯難事難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謂光已有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

東大子光廢而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

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少詩照如下注

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其京雖有刑不在朝



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

莊公即位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

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己高唐在祝阿縣西北句古侯切音且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

而還禮也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薑卒赴於

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侯伐秦子

之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所賜車之

摠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

室灑藍齊地色買切徐所綺切力甘切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

并殺而為鄭子孔之為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

國討文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子孔當

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又自守也甲辰子展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

為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

良父居危切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二子

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魯僖四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三室

如一言同故及於難故二子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

即鄭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

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徐胡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

乃登齊侯以衛告試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聞師將傳食高唐

人殖綽工倮會夜繼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直為切附醢衛

于軍音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齊及晉平盟

于大隧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

叔向日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穆叔歸曰齊猶未

故許救魯慶待洛切



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音恭悼子不哀。買

子石孔成子曰是謂蹙其本。蹙猶拔也。蹙其月切。又居衛切。必不有其宗。

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向莒亮切。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澶淵衛地。又近戚田。澶市然切。汙音。

近之近。○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

公子燹。莊公子。燹息協切。○蔡公子履出奔楚。燹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

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

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

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數所角切。下同。解古買切。又戶買切。復扶又切。下始復同。呼聲切。下。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

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代之非。

○蔡公子燹欲以蔡之晉。音背楚。音佩。○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

出奔楚。與兄同。謀故。○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圖彼

力想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爲討。陳責公子黃出

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

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國音預。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

卒。文侯楚人使蔡無常。無常發。公子燹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

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

年陳殺二慶傳。起呂切。○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

好故切。因起呂切。○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

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

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入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取

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

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其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所去

暉之氏切本亦作旨使所更切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所去

藏碎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第

如字徐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

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邑

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以邑出為叛

夏公至自晉傳無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開其母以

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傳無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傳無曹伯

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

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

姑姊蓋寡者二人釋文公姑姊杜以公之姑及姊是二人也或

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

一人耳以杜氏為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賂以公衛

為質杜云衛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云衛父不

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衛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

其父固當三十有餘從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

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為成公之姊成公不得有

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衛之年推之亦不復堪

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子楚得季文子諫

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七計切及下同皆有賜

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同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

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

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起子為正

商任地關

卷十六

十一

相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

妻之而與之邑使食亦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

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謂阜

臺園牧也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

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也

也待洛切也直升切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

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

謂行此事當念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名言茲在

茲名此事宜此亦皆當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惟帝念

功言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

已當須信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

惡名彰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討公子牙之黨執

左十六

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

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扶又切○夏楚子庚卒楚子

使遠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弱政教微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

衣裘鮮食而寢繭繭衣求月切○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乃使子

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藥相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相子藥厲范鞅以其亡也怨藥氏十四年藥厲疆逐范故與藥

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相子卒藥祁與其老州賓通藥祁相

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亮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

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相主而專政矣相

藥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同吾為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難乃旦切其謀

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懷子好施士多有此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呼報切宣子

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直據切秋藥盈出奔楚宣

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罷

十子皆晉大夫藥盈之黨也羊籍偃上人謂

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

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

優游於表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釋文詩小雅樂王鮒

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相子

注同一本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

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必由之何

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

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

孟下夫子覺者也直覺較然正音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

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為親親於是祁奚老矣老夫公聞之

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

百姓故子孫保賴之翻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逸書暮謀也

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焉訓謀鮮過有暮勳也惠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壹不免其身壹音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絲殛而禹興言

以父罪廢其子翻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

言不以一怨妨大德大音泰息亮切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及音又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

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賢遍切



下始見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為子為叔向亦不非注同

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

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喻奇怪也音汝

同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

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藥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藥盈

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間則之辭於行人王行曰天

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

切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

施惠焉輸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相息亮切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

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子音士若棄書之力而思厲

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尉氏計不

體唯大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

是效尤或使司徒禁掠藥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輶轅候送

於商任錮藥氏也禁錮藥氏使諸侯不得受錮音固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

志切下同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音切

皆藥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王鮒曰子為彼藥氏乃

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藥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

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莊公為勇爵設爵

命勇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先悉薦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

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音預下同



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其可以與於此乎公

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然二子者譬於

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

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

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

我將飲酒而已御叔魯御邑大夫

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

國之蠹也今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

僑子產詩照切下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

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

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

朝于楚因朝晉不見晉是以有戲之役許宜切楚人猶競而

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

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

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晉於是乎有蕭

魚之役在十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

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

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以受齊

盟齊同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

歸而討之石孟石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子矯老矣公孫

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嘗新飲酒

賢遍



切又如字與執燔焉助祭國音預燔本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謂二十年禮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禮淵二月往朝以

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今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若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揚懼也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若不恤其患而

以為口實其實但有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見剝削不

讎命則成仇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傳言子產有辭所秋藥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藥今納藥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

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

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

弑其君○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

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祭以特羊躬以少牢

四時祀以一羊三年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

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

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冬會

于沙隨復錮藥氏也晉知藥盈在齊故復錮也復扶又藥盈猶

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楚

觀起有寵於今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

切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

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今

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

居君為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於度切

切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起於四竟轅車裂以徇音境下同子南之

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贖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

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

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如字一音試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美

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

切音居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

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應對之應又從之遂歸退

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

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

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懼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

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謂夫子

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相止不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十

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游販公孫董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

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

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販子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

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求亡妻

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計專殺之人所曰無昭惡也

交怨則父之不修益明也

春秋左氏傳卷第十六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杜氏 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三月己巳杞

伯白卒五同盟○夏邾界我來奔無傳○我來奔無傳○我來奔無傳

○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

利切君言及史異○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

辭無義例所○晉欒黶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

納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

言叛還戶關切○爭關之爭○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

雍城雍於用○己卯仲孫速卒孟莊○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

奔邾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晉人殺欒黶

○齊侯襲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

息浪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關禮諸侯絕期

下而為同期居其切○陳侯如楚朝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

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讚黃黃奔楚自使慶樂往

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誅故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

以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板隊而

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禁人故役人怒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

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晉將嫁女子于吳齊

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黶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

元勝以證切又繩證切方納諸曲沃欒黶也欒黶夜見胥午而告

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

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音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

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許諾伏之而觴

各故可因其九切音又許諾伏之而觴



曲沃人晉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藥孺子

何如孺子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

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四月藥盈帥曲

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初藥盈佐魏莊子於下

軍莊子魏絳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趙氏以原屏之難怨藥氏

成八年莊姬諸之藥卻為韓趙方睦韓起諱趙中行氏以伐秦

之役怨藥氏十四年晉伐秦藥厲違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

偃於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

知音智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藥氏至矣宣子懼相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相子樂王鮒音附如字且

藥氏多怨子為政藥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

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藥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

左十七

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其丈切王

鮒使宣子墨縷冒經晉自般職還遂常墨縷七雷切本又作

其首也一云縷冒二婦人輦以如公婦人服而入應對之故為

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范鞅逆魏舒欲禮取之

則成列既乘將逆藥氏矣趨進曰藥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

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帶驂乘必持帶備隨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徒右撫劍左援

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

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

又罪斐音非藥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

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

如日言不負要明如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

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



後藥氏乘公門也乘登宜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

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藥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宜子戎車遇藥樂樂盈日

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

之斷肘而死藥魴傷藥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藥氏族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

昔怕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

擊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跡為右左翼曰啓

肱商子車御侯朝相跳為右右翼曰肱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

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

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

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字之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君

盟主謂音佩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自抑齊

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為二

道大行山在河內郡北徒對切徐徒張切張武軍於熒庭武

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戶高切音成郟邵取晉邑而守

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在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旗之子東陽晉之山

大夫勝音升一音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故曰禮救盟主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鉅

悼子統也



○丁歷切○丁丈切下皆同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

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止不訪於臧

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賓

於鳩切下皆同為于偽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

之酒樽既新復絜潔之直恭切音尊本亦召悼子降逆之

大夫皆起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使與之齒使從麻

列在悼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慍而不

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

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姦回不軌禍倍

下民可也禍甚於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如

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故公鉏氏富又

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善烏路切下之惡

季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

也側留切都葦切又之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孫後再三云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

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弗應已卯

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

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

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釋才且夫子之命也遂誣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

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

疾疢切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疢猶藥石美疢不如

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下皆同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疢猶藥石美疢不如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

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

氏借人除葬道婢亦切徐甫亦切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隸

遂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孟氏又

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

切移之掛切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

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止之宣叔

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大蔡大龜釋文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為名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

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祀言應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

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臧孫如防防臧使來

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非敢私請為其

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勳文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

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

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

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

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

於晉覆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

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

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

戶臘切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孫子服惠伯居

猶與也晉人克藥盈于曲沃盡殺藥氏之族黨藥魴出奔

宋書曰晉人殺藥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齊

侯還自晉不入國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

侯還自晉不入國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



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地把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通市力明日先遇莒子於

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

無致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把梁把梁即莒

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把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

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也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齊侯弔諸其室

傳言婦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賢通切釋文齊侯對曰多則多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

亂而後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

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而

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侵齊。夏

楚子伐具。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

莒。大水傳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傳無。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

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又音機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

十九年賢遍切在商為豕韋氏



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承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

徐入切復扶又切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夏盟主

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釋文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

其次有立功稷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

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布彭切世不絕祀無國無

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

遇音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音恃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

如字將焉用賄夫今名德之興也德須今名以遠聞○於

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

洛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今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

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後切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扶音云切服音云切焚音宜子說

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

音悅○于音偽音切音○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釋文是以請請

罪焉請並音七音井音切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不為軍政不設賞

魯為晉報侵○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

無功而還舒鳩起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



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又居良切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疆所求切音悅所主切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

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儀

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

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縣東北計莒城是也

音誦又其今切如淳音取奔切○會于

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

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

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

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宛於元切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

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

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分扶問切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

或作塿路口切徐力侯切○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子

張骼輔躒帷帳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音嗣古曠切

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

轉衣裝居慮切張應切一作囊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

宵於棗而宵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直救切

各切音博徐甫弗待而出待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

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凡胡再不謀謂

告而馳不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

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如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

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

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萊浦萊浦舒鳩地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

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今尹遠彼告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然



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

傳鳩○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關毀王宮齊叛晉

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洽切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

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晉侯

璧程鄭使佐下軍代藥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

然明然明驥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

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

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喪乎不然其有

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

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秋八

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已巳○公

至自會無○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

者自外而入之辭非○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過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

孟孝伯為晉伐魯使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

害使民不嚴欲得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公之妻東

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

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女

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

彼列切



郭偃之祖同姜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兌上困苦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

巽下兌上大過巽音遜史皆曰吉阿崔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風墮妻不可娶也而墮落故曰妻不

可娶墮于敏切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困六三爻辭直又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澤澤之生物

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為澤澤之則傷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

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崔子曰蒺也何害先

夫當之矣寡婦曰蒺言崇公已當此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

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雖

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

而代之間乃旦切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

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申志切音

崔同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甲

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芳甫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

彼列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未

廟自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崔子

詐稱公陪臣干擗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擗行夜言行夜得淫

他命徐云讀曰狂胡且切音如字側柳切徐子俱切又

作侯切說文云擗夜戒有所擊也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切

服本作取子須切謀也今傳本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

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堙皆死八子皆齊

為公所娶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官食亦切音丁祝佗父祭

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

皮彥申蒯侍漁者侍魚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

切苦怪切古倚切



帑宰之妻子帑音奴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

崔氏殺駸蔑于平陰駸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子公切

乃且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

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為干偽切下同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

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女乙切音士且人有君而弑之吾馬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將得死其難也申志切焉於虔切

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與三

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

子納宣伯女於靈公音旋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公廟相息亮切下同音秦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曰敵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辛巳公

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又切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其弟又

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齊傳言

直史崔杼之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罪所以聞下嬰妻也如曰君昏不能

能斥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女乙切注同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奔中俠道於棄切下同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

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遠驅之崔慶之衆不可



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廕之

滯切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翼喪車之飾

諸侯六翼無皆切不踣音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齊舊依上公禮

晉侯濟自泮泮闕會于夷儀伐齊以報

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以莊公說以莊公

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之器自六正

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三軍之大夫百

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

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將

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當陳隧者并堙木刊隧徑也埋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也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

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

繫以待於朝繫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紼而見見陳侯

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

致地乃還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秋七月

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以明齊亦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祝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祝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祝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祝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祝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祝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

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

也知楚令尹今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音導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為令尹屈蕩為

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為令尹屈蕩為

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吳

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栢子捷子駢子孟

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在吳人居其間

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

也於言云下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精兵駐後

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

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音附簡師會之吳

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

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

獻捷于晉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

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為武王陶正

於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以

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

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相公之亂蔡

人欲立其出陳相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五父佗相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蔡人殺之欲立其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

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沫移失

陳夏徵舒執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自晉因鄭而入也鄭戶雅切補賀切

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



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介音

成命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

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

道其心故得勝音忠道音導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

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

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相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相王卿士城濮之役

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音卜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復於

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

如晉拜陳之功謝音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

故更伐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

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楚蔣掩為司馬蔣子馮

子木使庀賦音秘數甲兵閱數甲午蔣掩書土田書土田之書所宜度

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

田獵之處音素口切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表

淳鹵淳鹵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音純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

減其租音魯說文云鹵西方鹹也音學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

賈其兩切音老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水曰豬音老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

牧隰臯濕臯水也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

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以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

善切衍沃下平曰衍有流田沃以量入脩賦治理其賦稅音

良又賦車籍馬籍跡其毛色歲賦車兵徒兵步卒甲楯音

之數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



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

之必殪。殪死也。○食亦殪。○於計切。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

大夫焉。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焉子馮請退

故子木辭賞。○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

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於陵切。徐居

延切。○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

如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復

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

也。○音悅。詩作閱。容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

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

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

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左氏傳卷第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

年修成當續前卷二十五年之傳後簡編爛脫其五月秦晉為

成晉韓起如秦位盟秦伯車如晉位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其廉成而不結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為于偽切跳直彫切

直專切一本作轉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匹切○衛孫

林父入于戚以叛衍雖未居位林父專邑○甲午衛侯衍復歸于

衛復其位曰復歸名○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

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鄭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成後期

戊直以會公貶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

市延切○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

路切○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叔向命召行

人子貞欲使答秦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

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撫劍

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貞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蒲卜切徐扶沃切○道音

作騫音雖同非也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

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

鬪之爭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

昌氏切○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反國辭辭不敬

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

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

不得必欲使在其間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

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

其居切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右宰穀曰不可

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穀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觀知可還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淹久也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猶如故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

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多言子鮮為義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孫文子之二月庚

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甯子

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

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刺言子叔刺無書曰甯喜

弒其君刺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

晉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

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

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

發國納之例言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

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祈驕心易生公至

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

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對曰臣知罪矣臣

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

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

行居謂粟也居宜切息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

列切戶幹切魚呂切



安和○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

大臣○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東鄙○孫氏戚

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遂從衛師敗之圍刺感父言更還雍

鉏獲殖綽氏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計○鄭伯賞入陳之功陳

在前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大路皆王

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賜子產

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

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且

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子之乃

受三邑位大當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

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

而還雩婁縣今長安豐郡○如字徐力俱切如傳音樓遂侵鄭五

月至子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正於伯州

犁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

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

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

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

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

皇頡戍城麋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

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

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

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弗從遂行秦人不

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六

父傳稱子產之善○六



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計衛疆戚田正

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

田六十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

不失所也如其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書與晉人執甯喜

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計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

音汝秋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秋七月齊

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于為臣皆同晉侯兼享之

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今德國景子相

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雅晉大夫澤及遠若露之

音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于

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故拜二君辭異他彫切

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

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

之何謂晉為林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

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鸞之柔矣逸詩

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

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儉而用壹鄭穆公十

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

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

子喜也子豐也子駟也子駢也子駢也子然也子孔也子嘉也子游公

卿故止七也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赤而毛棄諸

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亦作隄徐

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惡而心大子痤美

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惡而心大子痤美

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惡而心大子痤美



而很貌美而心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

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大子知之請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對曰

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

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

也近音恭本又作供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詩作盟處於

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

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

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

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

賜彭切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

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王以玉為錦馬之

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諛大子所以無

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

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

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

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朝如字伍舉娶於王子

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

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

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

今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馬故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



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

名和音起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云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

乎夫謂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善為國者

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

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云

念切下皆同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

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書

也不經不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

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怠解此湯所以獲

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

不饜足所謂加膳也為于偽切下為之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

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

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

所謂不能也秦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力召如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

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之敗繞角

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

軍之鈞同其聲徒困切音均徐居旬切楚師必遁晉人從之

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

而還成六年晉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

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戶內切音遂力

兄諧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

之鄙鄙音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在成十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

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所留切秣馬蓐食師陳楚次也次舍

也楚



舍示必死音未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

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殺彭城皆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子靈奔

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

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

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楚罷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

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以為謀主

鄆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

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本又作

成陳并注同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藥范易行以

誘之藥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賁已

下同賈音衡力呈切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綺時將上軍

至佐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魚綺切吾乃四萃於其王

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

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

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

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

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

自行故許志欲報之一睡切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

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為許國于偽鄭人將禦之子

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

昧音妹



云報切又 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豐於勇

蓄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也

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子展說不

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許觀切子住切又如字許規切涉於

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汜

城下涉汝水南歸音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

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

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

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

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

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

城是音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

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

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

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

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且見而貪之是

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

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

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邦勝為私屬皆不與盟

石惡下音呼亂切音預下同先悉薦切又如字音所洽切又

所甲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剽立行行今雖不以弒剽致

文書名也書在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

宋會下從赴 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 ○秋七月辛

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音轉切又音專音扶音又切



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命聚之釋例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朔

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非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齊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

邑謂

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

烏餘以其眾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

效致也使齊魯者烏餘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

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

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

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詩鄭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己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相息亮切○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公

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我之

祇成惡名止也祇通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他及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

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

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

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

難且鱗實使之使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

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

悉路切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公喪之

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縗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

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



公尋薨故言終身息即切又息浪切徐云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

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

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今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本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弗許楚將許之以召

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

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

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

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

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乃且切下懼難

同馬於虔切下焉用焉能皆同音界折之設切徐音制莊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

使舉是禮也沈云舉謂記錄之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

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

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今

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

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壬

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

公尋薨故言終身息即切又息浪切徐云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

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

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今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蟲本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



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

切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曹許

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

謂趙孟

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氣也言楚有襲晉之

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伯州犁曰合諸

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

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

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

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

且吾因宋以守病

可也

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

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

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諸侯之盟也久矣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非歸其尸盟也

子務德無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謂晉細不亦

可乎故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兼

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子木

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

故不書蒙門宋城門重直用切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問

問之問音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子木歸以語王王曰

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敬享也使神享其祭宜其光輔

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重結

呼報呼報切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選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

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展賦草蟲草蟲

南曰木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

孟為君子直忠切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抑武也不足以當

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

順倫切音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第第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使人

責音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

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

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

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

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

呼報呼報切下同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 趙孟

所以保家 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

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

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

賓榮 言公怨之以為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昌

熟故為一年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

上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

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

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

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

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

同亂人以廢 謂桀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

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師之書 必世切徐甫世切服處

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詩鄭風司

樂喜之謂乎 樂喜子罕也善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逸詩恤憂

向戍之謂乎 善向戍能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 偏喪曰寡寡

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

而立明成請老于崔 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 崔子

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 成

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

九切 其 與東郭偃相崔氏 東郭偃姜之弟 息亮切 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

而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 宗邑宗廟所在 成

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



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

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疆之盧蒲癸曰彼

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為齊莊公

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

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

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

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垣短垣使

垣內以守為于偽切下注癸為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

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

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官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

亦切徐甫亦切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

涖盟罷令尹子蕩報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

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

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歸之言政必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中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為齊莊公服喪女鳩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

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

三月甲子至今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

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之應對夏衛石惡出奔晉齊喜之黨書名邾子來朝秋

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居謁切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

不書以絕位不為罪魯奔吳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

于偽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

戊言之明年饑甚傳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

乃詳其事音子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此是歲星在

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水也盛陰用事而溫無

災注同息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也

秀下龍宋鄭之星也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

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水夏齊

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齊侯將行慶封

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

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

也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

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

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

日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秋

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

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日其過此也住日至晉時君使子

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

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班之妻

則切君小國事大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告晉蔡侯之

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

音環



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

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

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告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以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

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

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

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

侯以逞其願欲又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音復

行爲跋涉行爲跋涉徒且切之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曰迷復凶復上六

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復上六曰迷復凶復上六

其願謂欲得鄭朝而棄其本德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

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

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吾乃休吾

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幣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

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鷄火鷄尾周楚之分故

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如字又鳥

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自是

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

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

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焉於度切下焉用作壇焉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怠解也解佳賣切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

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

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

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

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

說其罪戾自解也請其不



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

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然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者

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

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癸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

故反盧蒲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慶舍七計切及其女妻癸乃且切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後可相取慶氏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余獨焉辟之賦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年崔氏殺莊公黨二十五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

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市戰切

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徐音木鴨也

起呂切藏也洎其器切肉汁也說文云洎灌釜也字林已荏切

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

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相

子相子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

莊慶封時有此木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盧蒲癸王何

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兆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

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

勇切



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

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陳無

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盧蒲姜謂

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未

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大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

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

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麻嬰為尸為祭慶其為上獻上獻先獻者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

氏之圍人為優優俳也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藥高陳鮑之

徒介慶氏之甲藥子雅高子尾陳陳子尾抽桶擊扉三扉門闔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薨薨屋棟刺子之王何以戈

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鮑國曰羣

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

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反陳于獄獄里名展莊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

叔見之魯大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

封祀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祀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

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音悅亦不知既

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朱也

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旗殲盡也旗之也為昭四癸巳天王崩

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



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居二十五年息浪切與晏

鈕者非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

子邲殿其鄙六十邲殿齊別都以邲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

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邲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

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嫚黜猶放也

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

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既崔氏之

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居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

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以其

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此禮故以莊公國人猶知

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

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

勞於黃崖不敬焚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穆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也而棄

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

子禮行潦之蘋藻言賤菜音老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

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敬可棄乎為三十

良霄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

人行也昭伯叔仲帶為子為切下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

也邇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



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

圖者忠也成伯榮駕為駕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

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

濼不以此廢好故曰禮如字又息。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

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息

誤

春秋左氏傳卷第十八









